

丁玲 杨沫 冰心
严歌苓 席慕容 张抗抗
舒婷 戴厚英
宗璞 叶文玲 张洁
张晓风 毕淑敏 迟子建
苑全玲 晓婧 选编

母

MUQINJI

陆星儿
叶梦
席慕容

亲

记

从做女儿到做母亲

CONG ZUO NÜ ER DAO
ZUO MU QIN

谢冰莹
石评梅
张抗抗
吴青
叶广苓
崔卫平
李银河

宋晓杰
徐小斌
迟子建
海男
洁尘
乔叶
方青卓
季红真
王小鹰

李银河
张抗抗
李银河
宋晓杰
徐小斌
迟子建

李银河
方青卓
季红真
宋晓杰
徐小斌
迟子建
海男
乔叶
张欣

冰心

林徽因

毕淑敏

铁凝

杜拉尔·梅
韩春旭
中国妇女出版社

母亲 记

苑全玲 晓晴 选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从做女儿到做母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记 / 苑全玲, 晓婧选编.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80203- 599- 7

I. 母… II. ①苑…②晓…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5484 号

母亲记

编 者: 苑全玲 晓 婧

策 划: 晓 婧

责任编辑: 李 里

装帧设计: 吴晓莉

责任印制: 王卫东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160 × 23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80203- 599- 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CONTENTS

我是母亲的女儿

13 年以来，母亲的音容渐远渐淡，我是如同从最高峰上，缓步下山，但每一驻足回望，只觉得山势愈巍峨，山容愈静穆，我知道我离山愈远，而这座山峰，愈会无限度的增高的。

石评梅 / 母 亲	3
丁 玲 / 我母亲的生平（节选）	12
冰 心 / 回忆母亲	18
谢冰莹 / 生命的光辉——母亲节，想妈妈	21
琦 君 / 髻	23
宗 璞 / 花朝节的纪念	27
吴 青 / 我的妈妈——冰心	33
张 洁 / 母亲的厨房	40
张晓风 / 母亲的羽衣	47
叶文玲 / 未圆之梦	52
席慕蓉 / 从前的妈妈	56

叶广苓 / 母亲病了	61
张抗抗 / 苏醒中的母亲	65
舒婷 / 妈妈的味道	69
毕淑敏 / 回家去问妈妈	72
李银河 / 妈妈印象：出类拔萃	75
吴霜 / 我的母亲新风霞	80
黄蓓佳 / 两代母亲	87
方青卓 / 母亲，生产快乐的人	90
崔卫平 / 发短信的娘	92
严歌苓 / 母亲与小鱼	96
铁凝 /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101
徐小斌 / 母亲已乘黄鹤去	105
海男 / 一个人的细节	115
迟子建 / 两个人的电影	118
洁尘 / 妈妈，我想回家	122
宋晓杰 / 依恋	125

我是孩子的母亲

生命，是无法定制和预先设计的，只要生命是健康又向上的，就是美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何要像做盆景般来设计你子女的形象呢？

戴厚英 / 送	131
陆星儿 / 我的不安 我的宽慰	137
张晓风 / 寻人启事	140
程乃珊 / 吾家有女初长成	142
王小鹰 / 我是女儿的陪读妈妈	145

廖玉蕙 / 学会放手	148
叶 梦 / 陌生的儿子	151
舒 婷 / 写给儿子的临别赠言	154
毕淑敏 / 孩子, 我为什么打你	157
赵 玫 / 幸福的牵扯	160
张 欣 / 我和孩子一起成长	164
方 方 / 可怜天下父母心	167
季红真 / 妈妈温暖如春的乐土	171
王小妮 / 把孩子交出去	176
韩春旭 / 20 世纪末的一个黎明	186
黄霞君 / 放飞儿子	193
马 莉 / 小人儿今年六岁	197
冯秋子 / 孩子不见了	200
李 丹 / 给女儿的第一封信	205
杜拉尔·梅 / 我的短暂伴侣	210
黄倩娜 / 执子之手	213
洁 尘 / 给孩子快乐	218
乔 叶 / 生命的启示	221

母与子

10 年了, 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 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林徽因 /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229
梁从诫 / 倏忽人间四月天 (节选) ——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231
丁 玲 / 远方来信	249

蒋祖林 / 回忆母亲丁玲（节选）——1957年前后·····	256
杨沫 / 儿子老鬼·····	279
老鬼 / 母亲杨沫（节选）·····	288



我是母亲的女儿

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没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冰 心

天下的母亲不都是那样平凡不起眼的一块砧板吗？不都是那样柔顺地接纳了无数尖锐的割伤却默无一语的砧板吗？

——张晚风

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

——宗 璞

母 亲

石评梅

母亲！这是我离开你，第五度中秋，在这异乡——在这愁人的异乡。

我不忍告诉你，我凄酸独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问你团圆宴上偷咽清泪的情况。

我深深地知道：系念着漂泊天涯的我，只有母亲；然而同时感到凄楚黯然，对月挥泪，梦魂犹唤母亲的，也只有你的女儿！

节前许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并未忘记中秋；你不写的缘故，我知道了，只为了规避你心幕底的悲哀。月儿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们枕上的泪痕；她不能揭露的，确是我们一丝一缕的离恨！

我本不该将这凄楚的秋心寄给母亲，重伤母亲的心；但是与其这颗心，悬在秋风吹黄的柳梢，沉在败荷残茎的湖心，最好还是寄给母亲。假使我不愿留这墨痕，在归梦的枕上，我将轻轻地读给母亲。假使我怕别人听到，我将折柳枝，蘸湖水，写给月儿，请月儿在母亲的眼里映出这一片秋心。



石评梅（1902~1928）山西省平定县人，中国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先后就读于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成绩优异。她除酷爱文学外，还爱好书画、音乐和体育，是一位天资聪慧、多才多艺的女性。

挹清嫂很早告诉我，她说：

“妈妈这些时为了你不在家怕谈中秋，然而你的顽皮小侄女昆林，偏是天天牵着妈妈的衣角，盼到中秋。我正在愁着，当家宴团圆时，我如何安慰妈妈？更怎能安慰千里外凝眸故乡的妹妹？我望着月儿一度一度圆，然而我们的家宴从未曾一次团圆。”

自从读了这封信，我心里就隐隐地种下恐怖，我怕到月圆，和母亲一样了。但是她已慢慢地来临，纵然我不愿撕月份牌，然而月儿已一天一天圆了！

十四的下午，我拿着一个月的薪水，由会计室出来，走到我办公处时，我的泪已滴在那一卷钞票上。母亲！不是为了我整天的工作，工资微少；不是为了债主多，我的钱对付不了；不是为了发的迟，不能买点异乡月饼，献给母亲尝尝，博你一声微笑。只因：为了这一卷钞票我才流落在北京，不能在故乡，在母亲的膝下，大嚼母亲赐给的果品。然而，我不是为了钱离开母亲，我更不是为了钱弃故乡。

1919年，五四运动将刚刚读完师范的石评梅召唤到古都北京。她原拟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但由于那年国文系不招生，便改报体育系。在女高师读书期间，她结识了冯沅君、苏雪林等，并同庐隐、陆晶清等结为至交。在五四运动高潮的岁月里，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甚是浪漫，尽情分享着精神解放的快意。也正是在此浪漫中，她们闯入了文学的门槛。石评梅亦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和剧本。

1923年秋天，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其间与已有妻室的高君宇相恋。1925年3月，高君宇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高君宇的死，使石评梅痛悔交加，自此，她便常在孤寂凄苦中，前往高君宇墓畔，抱着墓碑悲悼泣诉。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于9月30日病逝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去世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高君宇墓畔。

石评梅终年不满27岁，创作生涯仅仅六年。诗歌、小说、剧本、评论等体裁，她都比较娴熟，但其成功却在散文。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分别由盛京书店（后又改由北新书局）和文化书局出版。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又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石评梅作品集》。第一卷为散文，收入《涛语》和《偶然草》，以及过去未收入的作品；第二卷为诗歌和小说；第三卷为剧本、长篇游记和书信。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石评梅选集》。

你不是曾这样说吗，母亲：

“你是我的女儿，同时你也是上帝的女儿，为了上帝你应该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去吧！潜心探求你所不知道的，勤恳工作你所能尽力的。去吧！离开我，然而你却在上帝的怀里。”

因之，我离开你漂泊到这里。我整天的工作，当夜晚休息时，揭开帐门，看见你慈爱的相片时，我跪在地下，低低告诉你：

“妈妈！我一天又完了。然而我只有忏悔和惭愧！我莫有捡得什么，同时我也未曾给人什么！”

有时我胜利地微笑，有时我痛恨地大哭，但是我仍这样工作，这样每天告诉你。

这卷钞票我如今非常爱惜，她曾滴满了我思亲泪！但是我想到母亲的叮咛时，我很不安，我无颜望着这重大的报酬。

因此，我更想着母亲——我更对不起遥远的山城里，常默祝我尽职的母亲！

十五那天早晨很早就醒了，然而我总不愿起来；母亲，你能猜到我了什么吗？

林家弟妹，都在院里唱月儿圆，在他们欢呼高亢的歌声里，激荡起我潜伏已久的心波，揭现了心幕底沉默的悲哀。我悄悄地咽着泪，揭开帐门走下床来；打开我的头发，我一丝一丝理着，像整理烦乱一团的心丝。母亲！我故意慢慢地迟延，两点钟过去了，我成功了的是很松乱的髻。

小弟弟走进来，给我看他的新衣裳，女仆走进来望着我拜节，我都付之一笑。这笑里映出我小时候的情形，映出我们家里今天的情形；母亲！你们春风沉醉的团圆宴上，怎堪想想寄人篱下的游子！

我想写信，不能执笔；我想看书，不辨字迹；我想织手工，我想抄心经，但是都不能。我后来想拿下墙上的洞箫，把我这不安的心绪吹出；不过既非深宵，又非月夜，哪是吹箫的时节！后来我想最好是翻书箱，一件一件拿出，一本一本放回，这样挨过了半天，到了吃午餐时候。

不晓得怎样，在这里住了一年的旅客，今天特别局促起来，举箸时，我的心颤跳得更厉害；不知是否，母亲你正在念着我？一杯红艳艳的葡萄酒，放在

我面前，我不能饮下去，我想家里的团圆宴上少了我，这里的团圆宴上却多了我。虽然人生旅途，到处是家，不过为了你，我才眷恋着故乡；母怀是我永久倚凭的柱梁，也是我破碎灵魂，最终归宿的坟墓。

母亲！你原谅我吧！当我情感流露时，允许我说几句我心里要说的话，你不要迷信不吉祥而阻止，或者责怪我。

我吃饭时候，眼角边看见炉香绕成个 A 字，我忽然想到你跪在观音面前烧香的样子，你唯一祷告的一定是我在外边“身体健康，一切平安”！母亲！我已看见你龙钟的身体，慈笑的面孔；这时候我连饭带泪一块儿咽下去。干咳了一声，他们都用怜悯的目光望我，我不由地低下头，觉着脸有点烧了。

母亲！这是我很少见的羞涩。

林家妹妹，和昆林一样大，她叫我“大姊姊”；今天吃饭时，我屡次偷看她，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她，我又想起围绕你膝下，安慰欢愉你的侄女。惭愧！你枉有偌大的女儿；母亲！

你枉有偌大的女儿！

吃完饭，晶清打电话约我去万牲园。这是我第一次去看她们创造成功的学校：地址虽不大，然而结构却很别致，虽不能及石驸马大街富丽的红楼，但似乎仍不失小家碧玉的居处。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了她们缔造艰难的苦衷了！

清很凄清，因她本有几分愁，如今又带了几分孝，在一棵垂柳下，转出来低低唤了一声“波微”时，我不禁笑了，笑她是这般娇小！

我们聚集了八个人，八个人都是和我一样离开了母亲，和我一样在万里外漂泊，和我一样压着凄哀，强作欢笑地度这中秋节。

母亲！她们家里的母亲，也和你想我一样想着她们；她们也正如我般眷怀着母亲。

我们飘零的游子能凑合着在天涯的一角底勉为欢笑，然而你们做母亲的，连凑合团聚，互谈谈你们心思的机会都莫有。因之，我想着母亲们的悲哀一定比女孩儿们的深沉！

我们沿着倾斜乱石，摇摇欲坠的城墙走，枯干一片，不见一株垂柳绿荫。砖缝里偶尔有几朵小紫花，也莫有西山上的那样令人注目；我想着这世界已是

被人摒弃了的。

一路走着，她们在前边，我和清留在后边。我们谈了许多去年今日，去年此时的情景；并不曾令我怎样悲悼，我只低低念着：

惊节序，
叹沉浮，
秣华如梦水东流；
人间何事堪惆怅，
莫向横塘问旧游。

走到西直门，我们才雇好车。这条路前几月我曾走过，如今令我最惆怅的，便是找不到那一片翠绿的稻田，和那吹人薰醉的惠风；只感到一阵阵冷清。

进了门，清低低叹了口气，我问她“为什么事你叹息？”她莫有答应我。多少不相识的游人从我身旁过去，我想着天涯漂泊者的滋味，沉默地站在桥头。这时，清握着我手说：

“想什么？我已由万里外归来。”

母亲！你当为了她伤心，可怜她无父无母的孤儿，单身独影漂泊在这北京城；如今歧路徘徊，她应该向何处去呢？纵然她已从万里外归来，我固然好友相逢，感到快愉。但是她呢？她只有对着黄昏晚霞，低低唤她死了的母亲；只有望着皎月繁星洒几点悲悼父亲的酸泪！

猴子为了食欲，做出种种媚人的把戏，栏外的人也用了极少的诱惑，逗着它的动作；而且在每人的脸上，都轻泛着一层胜利的微笑，似乎表示他们是聪明的人类。

我和清都感到茫然，到底怎样是生存竞争的工具呢？当我们笑着小猴子的时候，我觉着似乎猴子也正在窃笑着我们。

她们许多人都回头望着我们微笑，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琼妹忍不住了。她说：

“你看梅花小鹿！”

我笑了，她们也笑了；清很注意地看着栏里。琼妹过去推她说：

“最好你进去陪着它，直到月圆时候。”

母亲！梅花小鹿的故事，是今夏我坐在葡萄架下告诉过你的；当你想到时，一定要拿起你案上那只泥做的梅花小鹿，看着它是否依然无恙；母亲！这是我永远留着它伴着你的。

经过了眠鸥桥，一池清水里，漂浮着几个白鹅；我望着碧清的池水，感到四周围寂静。我的心轻轻地跳了，在这样死静的小湖畔，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反而这样激荡着？我寻着人们遗失了的，在我偶然来临的路上；然而却失丢了我自己竟守着的，在这偶然走过的道上。

在这小桥上，我凝望着两岸无穷的垂柳。垂柳！你应该认识我，在万千来往的游人里，只有我是曾经用心的眼注视着，这一片秋心，曾在你的绿荫深处停留过。

天气渐渐黯淡了，阳光慢慢叫云幕罩了；我们踏着落叶，信步走向不知道的一片野地里去。过了福香桥，我们在一个小湖边的山石上坐着，清告诉我她在这里的一段故事。

四个月前清、琼、逸来到这里。过了福香桥有一个小亭，似乎是从未叫人发现过的桃源。那时正是花开得十分鲜艳的时候，逸和琼折下柳条和鲜花，给她编了一顶花冠，逸轻轻地加在她的头上。晚霞笑了，这消息已由风儿送遍园林，许多花草树林都垂头朝贺她！

她们恋恋着不肯走，然而这顶花冠又不能带出园去，只好仍请逸把它悬在柳丝上。

归来的那晚上就接到翠湖的凶耗！清走了的第二个礼拜，琼和逸又来到这里，那顶花冠依然悬在柳丝上，不过残花败柳，已憔悴得不忍再睹。这时她们猛觉得一种凄凉紧压着，不禁对着这枯萎的花冠痛哭！不愿她再受风雨的摧残，拿下来把她埋在那个亭畔；虽然这样，但是她却造成一段绮艳的故事。

我要虔诚地谢谢上帝，清能由万里外载着那深重的愁苦归来，更能来到这里重凭吊四月前的遗迹。在这中秋，我们能团聚着；此时此景，纵然凄惨也可自豪自慰！

母亲！我不愿追想如烟如梦的过去，我更不愿希望那荒渺未卜的将来，我

只尽兴尽情地快乐，让幻空的繁华都在我笑容上消灭。

母亲！我不敢欺骗你，如今我的生活确乎大大改变了，我不诅咒人生，我不悲欢人生，我只让属于我的一切事境都像闪电，都像流星。我时时刻刻这样盼着！当箭放在弦上时，我已想到我的前途了。

我们由动物园走到植物园，经过许多残茎枯荷的池塘，荒芜落叶的小径；这似我心湖一样的澄静死寂，这似我心湖边岸一样的枯樵荒凉。我在幽风堂前望着那一池枯塘，向韵姊说：

“你看那是我的心湖！”

她不能回答我，然而她却说：

“我应该向你说什么？”

我深深地了解她的心，她的心是这般凄冷。不过在这样旧境重逢时，她能不为了过去的春光惆怅吗？母亲！她是那年你曾鉴赏过她的大笔的；然而，她如椽的大笔，未必能写尽她心中的惆怅，因为她的愁恨是那样深沉难测呵！

天气阴沉得令人感觉不快，每个人都低了头幻想着自己心境中的梦乡；偶然有几句极勉强的应酬话，然而不久也在沉寂的空气中消失了。

清似乎想起什么一样，站起身来领着我就走，她说：“我领你到个地方去看看。”

这条道上，莫有逢到一个人。缘道的铁线上都晒着些枯干的荷叶，我低着头走了几十步，猛抬头看见巍峨高耸的四座塔形的墓。荒丛中走不过去，未能进去细看；我回头望望四周的环境，我觉着不如陶然亭的寥廓而且凄静，萧森而且清爽。陶然亭的月亮，陶然亭的晚霞，陶然亭的池塘芦花，都是特别为坟墓布置的美景，在这个地方埋葬几个烈士或英雄，确实是很适宜的地方。

母亲！在陶然亭芦苇池塘畔，我曾照了一张独立苍茫的小相；当你看见它时，或许因为我爱的地方，你也爱它；我常常这样希望着。

我们见了颓废倾圮，荒榛没胫的四烈士墓，真觉为了我们的先烈难过。万牲园并不是荒野废墟，实不当忍使我们的英雄遗骨，受这般冷森和凄凉！就是不为了纪念先贤，也应该注意怎样点缀风景！我知道了，这或许便是中国内政的缩影吧！

隔岸有鲜红的山楂果，夹着鲜红的枫树，望去像一片彩霞。我和清拂着柳

丝慢慢走到印月桥畔；这里有一块石头，石头下是一池碧清的流水；这块石头上，还刊着几行小诗，是清四月间来此假寐过的。她是这样处处留痕迹，我呢，我愿我的痕迹，永远留在我心上，默默地留在我心上。

我走到枫树面前，树上树下，红叶铺集着，远望去像一条红毡。我想捡一片留个纪念，但是我莫有那样的勇气，未曾接触它前，我已感到凄楚了。母亲！我想到西湖紫云洞口的枫叶，我想到西山碧云寺里的枫叶；我伤心，那一片片绯红的叶子，都给我一样的悲哀。

月儿今夜被厚云遮着，出来时或许要到夜半，冷森凄寒，这里不能久留了；园内的游人都已归去，徘徊在暮云暗淡的道上只有我们。

远远望见西直门的城楼时，我想当城圈里明灯辉煌，欢笑歌唱的时候，城外荒野尚有无家的燕子，在暮云底飞去飞来。母亲！你听到时，也为我们漂泊的游儿伤心吗？不过，怎堪再想，再想想可怜穷苦的同胞，除了悬梁投河，用死去办理解决一切生活逼迫的问题外，他们求如我们这般小姐们的呻吟而不可得。

这样佳节，给富贵人做了点缀消遣时，贫寒人确做了勒索生命的符咒。

七点钟回到学校，琼和清去买红玫瑰，芝和韵在那里料理果饼；我和侠坐在床沿上谈话。她是我们最佩服的女英雄，她曾游遍江南山水，她曾经过多少困苦；尤其令人心折的是她那娇嫩的玉腕，能飞剑取马上的头颅！我望着她那英姿潇洒的丰神，听她由上古谈到现今，由欧洲谈到亚洲。

八时半，我们已团团坐在这天涯地角，东西南北凑合成的盛宴上。月儿被云遮着，一层一层刚褪去，又飞来一块一块的絮云遮上；我想执杯对月儿痛饮，但不能践愿，我只陪她们浅浅地饮了个酒底。

我只愿今年今夜的明月照临我，我不希望明年今夜的明月照临我！假使今年此日月都不肯窥我，又哪能知明年此日我能望月！在这模糊阴暗的夜里，凄凉肃静的夜里，我已看见了此后的影事。母亲！逃躲的，自然努力去逃躲，逃躲不了的，也只好静待来临。想到这里，我忽然兴奋起来，我要快乐，我要及时行乐；就是这几个人的团圆宴，明年此夜知道还有谁在？是否烟消灰熄？是否风流云散？

母亲！这并不是不祥的谶语，我觉着过去的凄楚，早已这样告诉我。